周書國編

周

周
魯
齊

周書國編凡例

春秋左氏傳魯史也而錯以諸侯之紀諸侯各有社稷各有民人各爲政令魯不足以統之豈必魯雖周天子降而衰微不足以統諸侯不足以統則離離而合之則亂爲史而亂非其善者也且自隱元年溯而上之至周武王元年有四百年自哀二十七年推而下之迄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有六十四年四百六十四年之間事蹟闕焉不可以取全焉馬遷本紀世家國以別之本末皆具而略於語國語則語矣事反不具皆其偏者也今本之以馬遷實之以左傳參之以

國語補之以諸子考其同異辨其是非剔其誣駁詳而不欲煩要而不欲略國之大事備焉嘉言善行不遺焉如斯而已矣嗚呼春秋戰國之間何其變之亟也習尚易矣辭令攻矣田齊韓趙魏春秋之所無而戰國之大者也燕不得與春秋盟會而周宋魯衛之於戰國蓋僅存焉其舊國獨有秦楚耳楚之盛在成莊秦之盛在穆公秦自桓以下微弱不能自通於中國楚昭有子胥之亂國幾亡累世不振至于威懷始以兵力横佚中國秦孝公用商鞅復修穆公之政此其後浸大其盛衰之變亦有大限焉此通鑑之所以

起威烈二十三年而此書亦不可以不止於此也
歲丙辰三月二十一日潘南朴泰輔士元甫題

周書國編卷之一

周書

后稷名棄其母曰姜嫄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説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舜封棄於邰號

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
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
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
卒子公劉立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
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公劉
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卒子差弗
立卒子毀隃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
圉立卒子公叔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
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薰育攻之欲
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

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

史記以上全參刪本文

妻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文身斷

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誼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馬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士以此多歸之呂尚者東海上人窮困年老釣于渭渚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呂尚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殷王紂以西伯九侯鄂侯爲三公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幷脯鄂

西伯聞之喟然而嘆崇侯虎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西伯歸乃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歸之於是虞芮二國爭田不能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還俱讓而去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書作黎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山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諡即

二〇〇八

位五十年太子發立是爲武王
史記合逸周書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
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王上祭于畢文王墓也東
觀兵至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
矣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紂昏亂暴虐滋
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
奔周於是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
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
東伐紂十三年春師渡孟津甲子陳于商郊紂發兵
七十萬人距之牧野紂師皆無戰心倒兵以戰以開

王王馳之紂兵皆崩紂走反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王即位于社南羣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設奠於牧室遂率諸侯執籩豆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乃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爲殷初定未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巳而封比干墓釋箕子囚表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隷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乃罷兵濟河而西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

周　武王

野示不復服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示弗復用(史記伯夷傳)叔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

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郊也蜚鴻馬名滿野言其養無用害有用天不饗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不顯顯也亦不賓擯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言其地平易其有夏之居夏都河南我南望三塗北望嶽太行鄙顧詹瞻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

王巳克殷以箕子歸問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亦醜醜殷所爲不欲必聞故問以天道○克

商二年王有疾不豫羣公懼周公乃設三壇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某勤勞阻疾以旦代某之身乃卜三龜皆吉公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明日王乃瘳○王崩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幼在襁褓之中時六歲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叛周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于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發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不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公德惟朕其

親逆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凡大木所偃盡起
而築之歲則大熟管蔡果挾武庚以作亂周公乃奉
王命興師東伐遂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收殷餘民
以封武王弟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逸周書合禮記
公踐阼而治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抗世子法於
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所以善成王也成王有過則撻
伯禽成王長周公反政北面就臣位踧踧如畏然書傳合詩衛葉孟子
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申視卒
營築居九鼎焉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一人

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王居西周而朝會諸侯於東都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召公廵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蔡叔度旣遷而死其子曰胡胡攺行率德周公舉以爲魯卿士魯國治周公言於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

劉向說苑問於鬻子名熊楚祖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聖王在上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

民不私相鬬也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君積於道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君積於仁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民無夭遏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皇王大紀）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歸之王薦于宗廟使者

迷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顧命康王之誥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王崩二公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康王崩子瑕立是爲昭王

皇王大紀王二段缺左外傳之時王道微缺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

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子滿立是爲穆王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造父以善御幸於王得驥桃林溫驪驊騮綠耳之駟獻之王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徐偃王作亂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徐偃王走死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夫先王之制甸服者祭侯服者祀（祭祀供祭祀也）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王世一見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號令）

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職貢名號）有不王則修德序成（五者得其序）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以言辭曉諭也）不王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犬戎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王即位時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

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而堪之康公不獻王滅密王崩子懿王囏立

經世紀年三段公之時王室遂衰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

○孝王之世大雹江漢氷牛馬死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

○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楚始僭稱王王崩子厲王胡立

○厲王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

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天地
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
是教王王能久乎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
公爲卿士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穆公虎告曰民不堪
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
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
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夫
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
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相與畔襲王王

出奔於彘[illegible]之亂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
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子
王其以我爲讎懟怒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王死于
彘太子靜長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
毛詩傳敘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側身修行任賢
使能南征北伐復文武之竟土萬民之離散者勞來
還定安集之周道粲然復興國語多刪本文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千
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
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是故古者農祥房星晨正立春晨中

於午一耕之發

土乃脉發王乃除壇於藉陳藉禮（祭神祈農）王耕一墢

班三之（王一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於千畝稷（后稷）徧

戒百姓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鉏屬）不

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

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

民王弗聽（劉向列女傳曰）早臥晏起姜后出脫簪珥待罪於

永巷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

樂色而忘德也妾之淫心見矣敢請罪王曰寡人不

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

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數也）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協考比也孤幼終死也）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罪隷）牧協職（樴同繫養犧牲之所）場（場人）協入廩（廩人）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厭惡政事不能修也）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王崩子幽王宫涅立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

能出陰遁而不能烝（升也）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國語周語）又夏后之衰有二龍止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府府之童妾旣齔（毀齒）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

而棄之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
是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見童
妾所棄妖子哀而收之奔於褒褒人有罪而以爲入
於王是爲褒姒褒姒嬖生子伯服王乃廢申后及太
子宜臼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子奔申宣王大紀下全
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爲烽燧大鼓有
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王
説之爲數舉烽火諸侯益亦不至王以虢石父爲卿
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國人皆怨○十一年太子
母申侯女申侯怒廢申后去太子也與繒西夷犬戎

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王驪山下諸侯即
申侯而共立宜臼是爲平王
○平王立東遷于洛邑避戎寇○四十九年魯隱公
即位○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强并弱齊楚秦晉
始大政由方伯五十一年崩太子洩父早死立其子
林是爲桓王
二年鄭莊公朝王不禮焉周桓公黑肩言於王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
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十三年王伐鄭鄭射傷王
詳鄭王歸○二十三年王崩子莊王佗立

九〇

○莊王四年周公黒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字子儀莊王弟辛伯告王王殺周公克奔燕初克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不從故及○十五年王崩子釐僖一作王胡齊立

○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王崩子惠王閬立

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故蔿國等五人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奉子頹伐王王居鄭之櫟三年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偏舞舞六代之樂也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盛饌而況敢樂禍乎今

子頽歌舞不倦是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四年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頽及五大夫五年有神降於莘虢地王問諸內史過對曰國之將興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故有見神以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融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火神信再宿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神獸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鳳之

別名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是皆明神之志記也者也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無有祈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求賜土田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今虢公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二十五年王崩子襄王鄭立

○下三段仝

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襄王惡之三年叔帶召楊拒泉皋伊洛之戎伐京師入王城秦晉伐戎以救周王以亂故討

叔帶叔帶奔齊○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富辰言於王曰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請召大叔（即叔帶）王説王子帶復歸于京師（合左傳下同）一年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人有言曰兄弟讒閲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勲力於平

桓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置大德無乃不
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不聽○十
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
辰諫曰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
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不聽
六年甘昭公（即叔帶）通於隗氏（翟女）王替隗氏頹叔桃子
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惠后）其
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富辰死之王出適鄭
處于氾（音凡）鄭伯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
七年王使告急于晉晉文公乃發兵納王於周取大

叔於温殺之晉文公既定王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王之葬禮王不許曰先王之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先王豈有賴利也焉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王佩王行行之遲速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二十年王狩于河陽晉文公以諸侯見詳晉○三十二

年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

○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九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晉景公使隨會隨采邑姓范字士季聘於周定王享之原襄公

相禮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范武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毁折今此何禮也王聞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禮之立成爲飫則有房烝房大俎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奬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且夫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適往也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武子歸講聚典

禮以修晉國之法○畧删下受脈設之全年晉景公與齊戰于鞍齊師敗績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音善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即鞏朔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

○二十一年王崩子簡王夷立

○簡王八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
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
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
乎夏成肅公卒于瑕○十四年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略刪十九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晉悼公使士匄
范宣子平王室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訟也
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柴也門閨圭竇之人
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祖在其中犧牲用備具王賴之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至也乎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師師之長旅旅之長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國語多刪且檃括之

一年

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以妨王宮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章也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

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其若之
何王卒壅之△畧刪二十七年王崩子景王貴立（太子晉早卒）
○景王二年殺其弟佞夫初王儋季（靈王弟）卒其子括
將見王（除服而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
聞其歎入以告王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
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
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儋括圍蔿逐成愆（蔿邑大夫）
尹言多等殺佞夫括奔晉○畧刪[illegible]人與晉閻嘉爭閻
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陸渾之戎）伐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
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五國）吾西土也及

武王克商蒲姑商奄（二國）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北夷）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言封疆外薄四海也）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既三加而棄其始冠之弁故而弁髦）先王居檮杌（四凶）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陰戎之祖蓋三苗也）之姦居于瓜州（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予一人叔向謂宣子

韓起曰文文公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
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
致閻田反潁俘王亦使賔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
晉人禮而歸之（史記）一十年晉頃公使屠蒯請有事於
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
於天子此柔嘉之事而客武色殆有他事君其備之
乃儆戎備以待之晉果使祭史先師從之涉自棘津
襲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地周大獲國語 太冊
十一年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

子（單穆公也王欲立子朝恐其不從也）未克而崩單子立子猛爲王攻賓起殺之王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以王次于皇（地名）告急于晉晉籍談荀躒帥師納王于王城十一月子猛卒猛爲悼王母弟丐立是爲敬王

○敬王元年王子朝入于尹（尹氏之邑）單子劉子（文公名蚡）伐尹敗還以王如狄泉王子朝入王城自立○二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范鞅）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人有言曰嫠（寡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與韓宣子圖之徵會諸侯○

四年晉知躒卽荀躒趙鞅簡子帥師納王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公畧刪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與也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王昏不若順也用愆厥位攜王奸命伯服也或曰幽王死虢公立王子余爲晉文侯所殺是爲携王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

十三

（水旱蝗螟之類）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輕曰子權平而行之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王弗聽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林鍾）單穆公曰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鍾陰聲之大者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細抑大陵耳不及聽）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不聽鍾成伶人告和

（蓋諂也）王謂伶州鳩曰鍾和矣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羣也）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謂錢鍾也害害民也）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

五年王子朝有寵於王王與賓孟（子朝傅名起）欲立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犧以喻貴寵用人言爲君也）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人犧言爲人用己犧言用人也曉王欲使早立子朝）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

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避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今王室亂單旗（穆公）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帥羣不吊（音的）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慣）瀆鬼神嫚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閔馬父（魯大夫）聞之曰文辭以行禮子朝干景之命以專其志無禮甚

十五

矣文辭何爲 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時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故欲徙都成周王使富辛石張告晉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文侯文公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則予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

范獻子謂魏獻子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

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十一月魏舒韓不信簡子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士彌牟士景伯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度深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人功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以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

興也以下皇王大紀　平王殺子朝于楚○四十四年王崩子

元王仁立

○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一作貞王或作貞定王）介立

○定王二十八年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

○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

○思王立五月少弟嵬功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

○威烈王元年初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故地）是爲

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

惠公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居洛陽號東周惠

公○二十三年九鼎震○命趙魏韓晉卿爲諸侯○烈
王威烈王孫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
而別周平王封伯翳之後爲侯伯與周別別五百歲而復合至秦昭王西周盡獻
其邑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始皇也

周書國編卷之一

周書國編卷之二

魯書

雜取傳記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已克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皡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留佐武王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太公周公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

二、、

朙吾不敢離王旣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以從文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

書傳伯禽將歸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劉向新序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俗爲也伯禽至魯三年

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周公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率師伐之於肸書作費

經世紀年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眞公濞立眞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

國語下武公九年以長子括少子戲見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順必犯犯王命

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建諸侯而立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先王立長之命下同）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王弗聽公卒戲立是爲懿公

○懿公九年魯人殺懿公而立括子之伯御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訓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山父）曰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夷王之廟）是爲孝公

○孝公二十七年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

下二段仝 惠公四十六年卒初惠公元妃無子卒繼室以聲子生子息姑後娶宋女曰仲子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姑攝政是爲隱公

○隱公五年公將如棠地名觀魚漁者臧僖伯公子彄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若夫山川林澤之實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託辭遂往陳魚而觀之冬公子彄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

一等○十一年薛侯(任姓侯爵)滕侯(姬姓侯爵)來朝爭長公使
羽父(公子翬)請於薛侯曰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
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
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
請乃長滕侯([illegible]左氏)平羽父謂公曰百姓便君其
遂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公曰有先君命
今允長矣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地名)吾將老(退老)焉羽
父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公于子允曰吾爲子
口隱(隱語)曰吾不反也請爲子殺之公祭鍾巫(神名)館于
寪氏(魯大夫家)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而立子允爲君是

爲桓公

「公二年宋華父督弒其君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督以郜(國名)大鼎賂公公納于大廟臧哀伯(名達僖伯之子)諫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滅德立違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齊襄公女弟)如齊齊襄公通夫人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齊侯與公飲醉之

使公子彭生抱上車因命彭生拉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夫人因留齊不敢歸立太子同是爲莊公

莊公八年及齊師圍郕郕國名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脩德以待時乎○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後桓公詳齊十年齊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

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
加也加於舊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
劌曰可矣可鼓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
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
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
旗靡故逐之史記三年齊伐魯曹劌史作沫與戰三敗
公懼請獻遂邑以平齊桓公許會于柯將盟曹劌以

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子曰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曹劌摽劍而去之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桓公怒欲背約管仲曰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歸魯侵地○合圖流十三年

公如齊觀社（於社蒐軍）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正民也故會（會同）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朝覲）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非是君不舉矣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旅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先王之訓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二十四年公丹桓宮（桓公之廟）之楹而刻其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弗聽（國語）夫人姜氏至公使宗（同宗）婦覿用幣夏父展（一作御孫）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早起栗取戰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不聽（史記）三十二年公有三弟長曰慶父（共仲）次曰叔牙（僖叔）次曰季友（成季）公取齊女曰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啓説孟女（黨氏之女）生子般欲立之公疾

問後於叔牙對曰一繼子繼一及弟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公命酖僖叔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遂飲酖而卒立其子爲叔孫氏

○公卒季友立子般爲君慶父使圉人犖殺子般於黨氏母家立子啓是爲閔公

○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齊桓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未已將自斃桓公曰魯可取乎對曰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

魯難而親之史記年慶父與哀姜通哀姜與慶父謀殺公而立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闈門名季友以莊公少子申如邾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僖公以賂求慶父於莒殺之哀姜奔邾齊人取而殺之

○下全二段 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季友爲相季友之將生也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周社亳社之間執政所在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主祈禱尪人

面上向天恐雨入其鼻故旱臧文仲曰天欲殺之殺之可以弭旱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四國風姓也實司太皡太皡之後與有濟濟國近濟水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曹姓附庸滅須句須句子來奔成風公母須句之女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添國語一句六年齊孝公伐我公使展喜受命於展禽柳下惠名獲以膏沐犒師齊師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敢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

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太公)職之桓公(齊)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守禦)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師乃還

三十一年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

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善有章雖賤
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
賞之乃出而爵之國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
臧文仲使國人祭之爲其異常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
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
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凡禘郊宗祖報
祭皇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於明堂曰宗祖報報德之祭也此五者國
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
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信也及天之三辰
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

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難以爲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三十三年公卒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魯人尊之子興立是爲文公

國語合在此

二年烝將躋僖公升僖於閔夏父弗忌爲宗伯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

之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不用）廢
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虛僭也謂居蔡）縱逆祀祀爰
居三不知也。（合穀梁）年鄋瞞（長狄）伐我叔孫得臣（莊叔）敗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身
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中（[illegible]上 未詳左氏）平公卒公
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俀
（一作倭）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俀長而屬諸襄仲襄
仲欲立之謂叔仲惠伯（彭生）曰君幼如之何惠伯曰吾
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十月襄仲殺子惡及
視而立俀是爲宣公以君命召惠伯殺而埋之馬矢

之中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
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
元年莒太子僕弑紀公莒君以其寶玉來奔公
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行父使司寇出諸竟曰
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
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毀則法也者
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使
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濫漬呂於泗淵里革

斷其罟而棄之曰夫山不槎（斫也）蘖澤不伐夭魚禁鯤
鮞獸長麑麇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今魚方
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不亦
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師存侍曰藏
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乙年公弟叔肹
卒叔肹宣弑（以宣弑君）而非之也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
公之食○昱删下仝年公孫歸父（子家襄仲子）欲去三桓（孟叔季氏）
以張公室與公謀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會公卒季
文子（行父）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子惡齊甥）仲
（襄仲）也夫遂逐東門氏（仲居東門）子家還及笙（晉境）壇帷復命

於介副使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子成公黑肱立○成公二年楚令尹子重嬰齊救齊遂侵我師于蜀使公衡公子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許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者○四年公如晉晉景公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illegible]年叔孫宣伯僑如通於穆姜宣公夫人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會晉侯厲公伐鄭

宣伯使告晉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卿）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孟獻子）也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使子叔聲伯（嬰齊）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亡屬齊楚）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喜聲伯欲請益祿邑）對曰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乃許魯平赦季孫

僑如奔齊（國語下全）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子服孟獻子子）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十八年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公在朝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里革曰君

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
矣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
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
焉○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於是公年四歲
○襄公十年公會晉侯圍偪陽妘姓小國偪陽人啓門諸
侯之士門焉攻門縣懸門發下懸門閉攻門之士郰人紇叔梁紇孔子父
抉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當也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
有力如虎者也主人懸布秦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
隊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

斷布以衜於軍三日　國語：一年季武子宿文子子作三軍魯本有上下軍又作中軍叔孫穆子豹穆叔曰不可天子作師三軍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大國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次國有卿無軍帥教衛所教武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所爲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不從　公多刪下仝

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二邑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時爲司寇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

吾盜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鉏）長而愛悼子（紇）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仲孫速）疾豐點（孟氏臣）謂公鉏苟立羯（孟孫次子）請讎臧氏孟孫

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孟孫長子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謂秩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臧孫入哭甚哀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謬畏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臧紇出奔齊○二十七年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國語合左氏多隱括八年公如楚盟故及漢聞楚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帶曰君

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仲曰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吊其憂況畏而服焉將爲喪舉（行也）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求說（除也）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誰云待之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公遂行

九年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諸侯遣使賵襚楚以此辱公）公患之穆叔曰祓（祓除）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還及方城（楚地）季武子取卞（魯邑取以

自益使公冶逆追而與之璽書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旣
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欒曰恐公怒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
稷之事子實制之卞有罪而子征之又何謁焉公欲
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
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楚之克
魯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
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
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季武子之事君
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公冶歸致祿而不出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

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二十一年公卒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其九月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是爲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靈王）于虢尋宋之盟也諸侯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

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趙文子謂叔孫曰楚令尹剛而尚寵自尊若及必不避也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夫戮出于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國利民美惡一也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善人在患不救不祥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

楚人乃赦之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中不出曾夭謂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叔孫）一旦於是（季孫）庸何傷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以喻季孫）乃出見之○（下仝八畧刪段）二年晉侯（平公）使韓宣子（起）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韓子賦角弓（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四年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十二月而藏冰西
陸朝覿春分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
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
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用之也徧則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
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
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五年舍中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平公謂女叔齊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七年楚靈王就章華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啓彊來召公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成二年公衡質楚及宋逃歸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

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出玉趾辱見寡君以信蜀之役 成二年 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如楚○十年季平子 意如武子孫 伐莒取郠 莒邑 獻俘始用人 以祭 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十二年季平子不禮於南蒯 費宰 南蒯與叔仲小公子慭謀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憂危貌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晉昭公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晉侯不見公使叔向羊舌肸辭曰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椒對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

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

四年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昔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豹悉帥敝賦踦跂（踦蹇）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雍俞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至也）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晉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宣子說乃歸平子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請從君惠於會請盟會而見遣宣子患之使叔魚羊舌鮒見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移因遠境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因民之欲叛南蒯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不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遂奔齊○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邾邑還自離姑邾邑武城魯邑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不殊絶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乃館諸箕范

獻子使請冠焉〔欲求賄而以冠爲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佯不解意〕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居於箕者請其吠狗不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禮而歸之○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師已曰異哉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也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平子買馬往饋〕鸜鵒跦跦〔跳貌〕公在乾侯徵褰與襦〔袴也平子歸衣屨〕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昭公〕喪勞宋父〔定公〕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季

郈之雞鬬季氏芥芥子雞羽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侵
郈氏郈昭伯怨平子季公亥公若亦怨平子公若獻弓
於公爲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使
侍人告公公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羈一作駒
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
也舍民數歲以求克事不可必也公退之九月伐季
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
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不許請
以五乘亡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
爲徒者衆日入慝作不可知也郈孫曰必殺之公使

郈孫逆孟懿子何忌叔孫氏之臣鬷戾謂其衆曰凡有季氏與無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箭筩而踞遂逐之孟氏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執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奔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昭子如闞魯邑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

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將若子何乎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歸平子有異志昭子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十六年齊伐魯取鄆公處于鄆齊侯將納公子猶（梁丘據）受魯貨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如晉求納之道卒（見宋）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願君且待齊侯從之○二十七年晉士鞅（范獻子）宋樂祁犂（司城子梁）衛北宮喜（貞子）會于扈謀

納公宋衛皆利納公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君又不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氷以游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有堅守之心故鞅以爲難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復於晉侯○二十八年公如晉將如乾侯晉邑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言當造竟以請不當徑至乾侯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齊也其亦使逆

君使齊迎之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公如鄆怒晉不待齊侯使人來唁稱主君大夫之稱公耻之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三十一年晉侯定公將納公召季孫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地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已所能見夫人平子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攝行君事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公卒于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三王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魯人共立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

○定公元年叔孫成子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

子家子亟言於我（言我於公）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公二子）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不敢知若從君者則貌（以禮貌）而出者入可也寇（以寇讎）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即位季孫使役（役人）如闞（羣公墓地）公氏（猶言公墓）將溝焉（絕其兆域）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

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明也）也將焉用之乃止秋葬昭公於墓道南（別葬）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自墓外爲溝合先墓）（家語下全）一年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歛贈以珠玉孔子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乃止○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

行之一年而四方皆則之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陽虎(季氏家臣)私怒因季桓子(斯平子子)與盟乃舍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八年陽虎欲去三桓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冬順祀先公(閔僖)而祈焉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劍也)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乍)謂林楚曰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陽虎㓭公與武叔(叔孫州仇)以伐孟

氏成宰公歛處父陽孟氏臣帥成人入與陽氏戰陽氏敗
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史記十年公會齊景公于夾
谷孔子相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
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公曰諾至會所爲壇位土堦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
揖讓而登獻酬之禮旣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
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舞者所執矛戟劍撥大楯
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堦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
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
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

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齊侯懼而動知義不若歸告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乃歸所侵汶陽之田（[illegible]合左）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孟氏邑）公歛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

九八、

公圍成不克（荀子家語上中）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其禦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史記）孔子為政三月粥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之客至于邑者皆如

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
之爲先并矣大夫黎鉏曰請嘗沮之於是選好女子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一作容璣曲名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
觀再三將受乃語公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
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君臣淫荒三
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不稅冕而行師已送
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盖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桓子聞之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十
五年公甍子蔣立是爲哀公
公三年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
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肥桓
子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
代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
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
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七年公會
吳夫差于鄫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
景伯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

國(背鄫之盟)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
德者危將焉保孟孫(孟懿子何忌)曰二三子(諸大夫)以爲何
如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
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
言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邾君猶作樂)大夫諫不聽茅
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
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其不足師遂入邾以
邾子益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成子)以束帛乘(四也)韋自
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以陵我小國
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八年吳爲邾故伐魯

國人懼懿子謂景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齊人伐我取讙及闡而已歸之。合史記

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季孫守二子叔孫孟孫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力不能使二子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季孫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

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叔孫州仇）呼而問戰焉（呼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何忌）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意譏二子不能戰而問戰）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武伯彘懿子子）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一作郎）師不踰溝樊遲（冉求車右）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三刻約信）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季康子謂冉求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求曰學

之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孔子可乎對曰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之戰公叔禺人（昭公子公爲）遇負杖入保者（避兵）而泣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不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鄰重（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對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

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
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
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
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
君緰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
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夫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
將焉不至矣檀弓魯人有周豐也者公執贄請見之而
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
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

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莅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說苑○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公忿然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而西益宅不與焉公大說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嗜欲無止二不祥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財各爲一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

不對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丘賦常法）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四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棄之冉有告孔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孔子往觀之曰麟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襟曰吾道窮矣

邾（曹姓附庸後爲諸侯）射（大夫名）以句繹（地名）來奔曰使季路（仲由）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齊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十五年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陳成子恒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齊衛同好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晉邑喪車五百因與

衛地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
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
也成子病之乃歸侵地○十六年孔子卒孔子名丘
字仲尼其先宋人也有正考父者佐宋三命滋益恭
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
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孔子生魯昌
平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嘗爲季氏
史料量平爲司職（樴與杙同）吏畜蕃息孔子與南宮敬叔
適周問禮於老聃及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
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

請送子以言乎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受教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史記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見周衰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孔子適齊齊景公不能用反魯定公用之不終適衛將適陳過匡陽虎

常畏匡人孔子貌類陽虎匡人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夫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患者乎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反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

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適陳還蒲會公叔氏（衛臣）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有勇力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史記）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

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夫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乃反于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神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遷于蔡[亦莊語家卬]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徒圍孔子於野絶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講頌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慍而對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

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未之識也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安有伯夷叔齊汝以智者爲必行也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必能穡良工能巧而不必能順君子能修其道不必其能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

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
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illegible]乃使子貢
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
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楚之祖封於周號爲
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
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
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
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孔子自楚反乎衛衛孔
文子圉怒太叔疾將攻之訪於孔子孔子曰胡簋之
事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

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會季康子迎孔子
孔子歸魯魯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嘆曰我
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
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古者
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后稷
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皆絃歌之禮
樂自此可得而述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
易韋編三絕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
四年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

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晉文公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

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者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

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

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

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

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丘也殷人宋殷後

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

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言坐奠之夢不得爲南面之象乃死殯之兆也

蓋寢疾七日沒年七十三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有二人家語宓子不齊治單父齊人攻魯過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不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不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不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檀弓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高柴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蜂也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彘於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孫于邾遂如越國人迎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

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三十
七年公卒季昭子强問於孟敬子捷曰爲君何食敬
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
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句毋乃使人疑
夫不以情居戚者乎我則食食音似子嘉立是爲元公
○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
穆公時齊陳莊子伯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公召
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
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
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

長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檀弓孟子萬章亠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曰古之人有言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公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蓋自是臺無餽也檀弓亠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兵始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

禮之有

子思將去魯公曰天下之君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相曰夫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魯穆公之七年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也穆公三十年卒後凡六世而

滅於楚

周書國編卷之二

周書國編卷之三

齊書

太公望呂尚者姓姜氏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封於呂尚其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以漁釣干周爲文武師號師尚父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破殷殺紂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多歸齊及周成王時管

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淮南）北至無棣（遼西）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壬紀 經世年）哀公時紀侯譖之於周周（夷王）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

○胡公徙都薄姑哀公同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徙都臨菑公卒子武公壽

立
○武公二十六年卒子厲公無忌立
○厲公暴虐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
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
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莊公購立
○莊公六十四年卒子僖公祿甫立
○僖公九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三年公卒盖莊僖於
是乎小伯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史記 襄公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魯夫人公女弟也

公通焉魯桓公怒公使力士彭生拉殺魯桓公于車

詳魯 魯人以爲讓而公殺彭生以謝魯（公羊氏 合左）年初哀公

亨乎周紀侯譖之公將復讐于紀卜之日師喪分焉

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紀侯不能下齊大去其國

氏日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

二年初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

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公立絀之無知然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公出于貝

丘見豕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

車傷足失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無知等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戸間發視乃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君初公立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史記 桓公元年初無知虐于雍廩雍廩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高國(二姓齊之命卿)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

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已而載温車中馳行先入立是爲桓公發兵距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於是公使人請諸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人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迎受之及堂阜

齊地而稅之齊祓而見桓公公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後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都城而伍其鄙郊野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葬也而愼用其六柄焉生死貧富貴賤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公曰諸國既

安矣公曰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
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
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
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善管子於是
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
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
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
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
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
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

公帥五鄉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問於鄉里者有拳勇人勇爲拳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於子之鄉有不

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告其罪五（五刑）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國子高
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
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
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
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
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
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
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史記）得管仲任政
反侵地以親四隣為游士八十人使周游於四方以

號召天下之賢士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兵車之屬三乘車之會六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而天下諸侯莫之敢背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管仲之謀也有司請事於公公曰以告仲父（管仲）又請公曰以告仲父有司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其不易也管仲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及桓公立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

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
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
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
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
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
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
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常爲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說苑下甯戚欲
干齊困窮無以自達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爝火甚盛從者甚

衆寧戚飯牛車下望見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公聞
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及至與語大說將任之羣臣或爭之曰客衛人也衛
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
之未晚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
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公
遊于麥丘之邦遇人曰年幾何矣對曰臣年八十有
三矣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邦人捧
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公曰善
哉邦人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

得入公曰善哉邦人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公不說不此言者非復前二言之祝叟其韋之邦人曰願君熟思之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公羊年公會魯桓公于柯曹沫劫公求魯侵地已盟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詳魯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七年公會諸侯於甄於是始霸焉呂覽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公怪其故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公曰譆日之役者有

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耶乃令復役東郭牙至公令儐者延而上問焉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公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竊意之也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漻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望二君之在臺上也漻然豐滿而手足拇動此兵甲之色也口呿而不合所言者莒也舉手而指所當者莒也且臣竊慮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臣故曰伐莒公曰善哉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十四年陳公子完敬仲來奔公欲以爲卿辭使爲工正飲公酒公就其家飲酒樂公

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託辭)懿仲欲妻
完卜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陳姓)之後
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桓子)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成子)卒妻完敬仲以陳字爲田氏(說苑)十六年郭亡公
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
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不能
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史記)十三年山戎伐燕燕
告急於齊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反而令燕君
復修召公之職納貢于周燕莊公送公入齊境公曰
非天子相送不出竟吾不可以無禮於燕乃割燕君

所至與燕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二十六年狄人伐邢（小國）管敬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請救邢公救邢○二十七年狄人入衛衛人出廬于曹二十八年狄人攻邢邢人潰公遷邢于夷儀明年遷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三十年初公怒蔡姬（夫人蔡女）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公聞之怒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使問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

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爾貢包茅不入（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師進楚子使屈完如師（請盟）師退次于召陵公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山名）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乃與屈完盟而去○三十一年公會諸侯于首止鄭伯（文公）逃歸不盟○三十三年盟于甯毋謀鄭故也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於公曰

洩氏孔氏子人氏（鄭大夫）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内臣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公辭焉冬鄭伯請盟〇三十五年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公對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

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遂下拜盟大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晉獻公病後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言極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君無勤於行從之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

九〇〇

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
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獨齊爲中國會
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公稱曰寡人
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白翟涉流沙束馬懸車登
太行至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
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
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
諫不聽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
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然後
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

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鴞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乃止。二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狄合謀伐周詳周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下卿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高命卿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乃受下卿之禮而還

史記會纂十一

一年管仲卒管仲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齊國遵之常彊於諸侯管仲遇盜取

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僻邪僻也可人也管仲死公使爲之服管仲病公問之曰仲父何以詔寡人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公子開方衛太子夫易牙殺子以適君蒸子以獻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豎刀自宮以近君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公不能用管仲死而三子者專權

四十三年初公之夫人三皆無子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一作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

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易牙有寵於衛共姬長衛姬因竪刁寺人貂以厚獻於公公許之立無詭公卒易牙入與竪刁因内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太子昭奔宋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無詭立乃殯

○孝公元年宋襄公以諸侯兵送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殺其君無詭太子昭立是爲孝公○二年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冬盟于齊○十年

公卒公弟潘因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

公十九年卒子舍立初公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及公卒舍孤弱即與衆即墓上弑舍而讓元（商人兄惠公）元曰爾求之久矣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商人自立是爲懿公

○懿公四年初公爲公子時與邴歜（一作丙戎）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時歜父死）而使歜僕納閻（一作庸）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

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二人俱病此言乃謀弑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置爵乃去言無畏齊人立公子元是爲惠公

〇惠公十年卒子頃公無野立

頃公六年晉使郤克子獻於齊郤克僂而魯使蹇衛士眇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郤克怒歸至河上曰所不此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景公不許十年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乃使郤克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戰於鞍齊師敗績逢丑父爲公右與公

公羊

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取飲佐車載公以免郤克欲殺丑父丑父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乃免之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陘（作陵）公使國佐（武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玉甗滅紀所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叔子（同叔蕭君字公母之父）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寡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子安置之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

同叔子爲質魯衛爲之請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而我紓於難其榮大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國佐及晉師盟于爰婁○十一年公朝晉史記七年公卒公歸自晉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大悅厚禮諸侯竟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子靈公環立

○公八年慶克通于聲孟子公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巷門鮑牽莊子見之以告國武子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

公會諸侯于柯陵高鮑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國子知之與知公刖鮑牽而逐高無咎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公與之盟而復之召鮑國牽弟於魯爲鮑氏後初鮑國去鮑氏爲施孝叔魯大夫臣施氏卜宰匡須句吉使爲宰以讓鮑國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召而立之

九年公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柯陵之會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曰立于淫亂之國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至是及於難。

十七年齊伐魯晉平公會諸侯

同伐齊公禦諸平陰晉人使司馬斥斥候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公登巫山以望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晉師遂從齊師圍臨菑公駕將走郵棠太子光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君必待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晉焚郭中而去

○二十八年初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

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徙之東鄙以牙爲太子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殺之

○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四年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爲内應秋公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陳文子須無見崔武子杼曰將若君何武子曰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他日有急不能顧君文子退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公遂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以

報平陰之役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殖華還載甲
夜入且于(莒邑)之隧宿於莒郊明日遇莒子莒子重賂
之使無死(死戰)華周(還)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
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
之獲杞梁(殖)公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辭曰殖
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吊公吊諸其室○魯大夫臧紇奔齊公
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欲不受田)公與之言伐晉對曰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
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欒盈之亂)而後作寧(安寧)將事之非

鼠如何乃弗與田[illegible]年初棠公棠邑大夫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公通焉驟如崔氏崔杼怒以其伐晉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病遂從姜氏崔杼妻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不許請盟不許請自刃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崔杼家近公宮陪臣干掫行夜有淫者言或淫者許稱公不知二命受崔子命不知他命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晏子平仲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陵暴）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私欲）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太公之廟）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劒承其心令自盟曰所不與崔慶者言不疾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倪而飲血崔子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劒既在心惟子圖之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不革矣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復書復殺之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外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公死十二日）葬諸士孫之里

景公二年初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娶東郭姜（棠公妻）生明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邑）崔杼許

之棠無咎（姜氏前子）東郭偃（姜氏弟二人相崔氏）不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莊公）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氏之朝崔杼怒而出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彊而盡滅其家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illegible]）

三年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封子）用政使諸亡（出奔）人得賊（捕執盜賊）者反之故反盧蒲癸王何二人皆嬖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二人莊公臣故欲報讐）

示子之慶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
十一月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
戈子尾蠆公孫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
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
人而後死慶封田于萊歸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
奔吳吳與之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魯
子服惠伯湫謂叔孫豹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
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其將聚而殲旃公與晏子邶殿不受子尾曰富人之
所欲也何獨不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十二月遷莊公殯于太廟以其棺（棺斂不謹故示人）尸崔杼於市○下仝

九年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公繁於刑有鬻踊（刖者之屨）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公使晏嬰

之晉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不知齊其爲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積聚既多朽蠹無用而三老凍餒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痛念之聲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六年欒氏子旗高氏子良皆嗜酒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無宇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則文子鮑國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君陳鮑焉往遂伐虎門

十六○○

公使王黒以靈姑銔（公旗）率戰于稷欒高敗欒施（子旗）高
彊（子良）奔魯陳鮑欲分其室晏子謂桓子曰必致之公
讓德之主也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蘊利生孽維義
可以長存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無愼乎桓子盡致
諸公○十二年公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
魯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
師而伐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二十六年
衛齊豹作亂衛靈公出如死鳥（衛地）公使公孫青聘于
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内則衛君也
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

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命賓將掫主人辭曰亡
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賓
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
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
燎衛侯八告寧於齊且言子石 青 公將飲酒徧賜大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青之善諸大夫之教 苑何忌辭曰與於青
之賞必及於其罰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
羣臣 合晏子春秋 一疥且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丘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
今君疾病爲諸侯憂者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

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告晏子晏子
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
日更淫樂不違民人苦病夫婦皆詛今自聊攝以東
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
之詛且夫祝史直言情則謗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
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
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晏子下二段全公縱酒而樂
釋衣冠自鼓缶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梁丘據對
曰仁人耳目猶人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
子晏子至公曰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請無為禮

晏子對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貴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公拜送○公田于胥梁十有八日不返晏子乘而往望游而馳公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無乃不可乎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耶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之不血食耶則泰祝子游在爲夫婦獄訟之不正耶則大理子

幾在爲國家之有餘不足邪則吾予在寡人之有四子猶心之有四支也而得代爲豈不可哉晏子曰心有四支而得代爲可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田而歸○公問晏子曰吾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官未具也公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解惰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侍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

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令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至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旂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塩梅以烹魚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令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子之笑何也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數君者將守之則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竊笑也

二十二年彗星見公

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命不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乃止〇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而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二十○○

雜下 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晏子至楚楚王與晏子坐有間有司縛人詣王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何者水土異也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然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戲也寡人反取病焉

史記 二下段 公日師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公患之晏嬰薦田穰苴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鄙賤君擢之閭

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未信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夕時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

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公請救未及反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士卒次舍井竈飲食醫藥身自撫循之身與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度水而解退擊之取所亡故境而歸公尊穰苴爲大司馬○四十八年晏嬰卒晏子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旣相齊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其在朝若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

撰

命以此三世（靈莊景公）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絏

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絶晏子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已感寤而贖我者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延入爲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

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
晏子薦以爲大夫○五十五年晉范中行氏反其君
晉攻之急范中行來請粟田乞借子欲爲亂樹黨於逆
臣說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
而輸之粟諸子伐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而嘆
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
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
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
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史記一十八
年公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荼少其母賤諸大夫恐其

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二三子間於憂虞亦姑謀樂國何患無君公疾使國惠子夏高昭子張立荼公卒荼立是爲晏孺子公子陽生奔魯

悼公元年陳乞僞事高國者毎朝必驂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二子高國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夏高張奔魯陳乞敗二相乃使人

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匿陳乞家陳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乞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鮑牧醉乞誣曰吾與鮑子謀鮑牧怒曰女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立陽生是爲悼公使胡姬景公妾以晏孺子如賴齊邑去鬻姒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

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大事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史記二年鮑牧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曰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音羣束縛之以入遂殺之。下仝思刪四年魯侯哀公吳子夫差伐齊南鄙齊人弒公赴于

師吳子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
乃去齊人共立公子壬是爲簡公
○簡公四年初公之在魯也(從悼公在魯)闞止(子我)有寵焉
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
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疏族陳
豹事子我有寵子我謂曰我欲盡逐田氏而立女可
乎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
焉遂告陳氏子行(陳逆)曰彼得君不先必禍子子我舍
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四人同車)如公子我出迎之遂入(成子)
(遂入)閉門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

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言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率其徒攻陳氏不勝出亡陳氏之徒追殺子我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陳恒執公寘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陳恒弒公于舒州立公弟驁是為平公

史記 公即位陳恒為相陳恒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

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趙魏氏南通吳越之
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陳恒言於公
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
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陳恒陳恒於是盡誅鮑晏高
國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
封邑封邑大於公之所食齊自是稱田氏諸侯不知有齊○
二十五年公卒子宣公積立
○宣公四年田襄子盤成子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
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五十一年公卒
子康公貸立

○康公二年韓趙魏始列爲諸侯○公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田和襄子孫太公乃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二十六年公卒呂氏遂絕其祀

周書國編卷之三

左國字編